

華堂評論金雲翹傳卷之二

聖歎外音

卷二

第一回

無情有情路吊淡仙
有緣無緣空遇金重

情之一字乃此書之大經苦之一字乃此書之大緯然情必待

境而生苦必待遇而出開卷豈能便見而此書無端突借出一

引子從虛形淡影中將翠翹終身情苦之境托出八

也老妙在同一情而細視之則各別金重遠遠而

其急到暮即請見見面即相思總相思即發誓妻

書名 貴華堂評論金雲翹傳二十回 清刊本

撰者 清 闕名 撰

卷二

內容分類 集 小說 章回小說 煙粉

索書號 雙紅堂 小說 69

編號 D86529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529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 小說 69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貴華堂評論金雲翹傳二十回 清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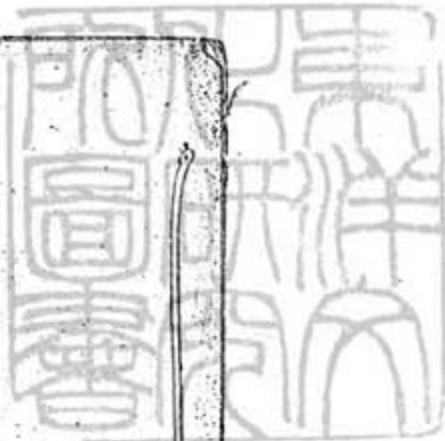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有心才大



金雲翹



四卷之內

二

双紅堂
小說
69(2)

寶華堂評論金雲翹傳卷之二

聖歎外書

第七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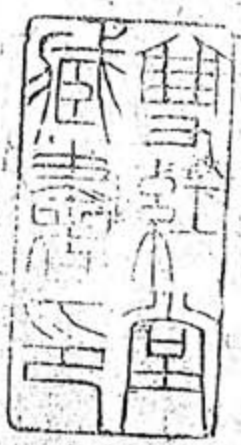
有心才人編次

含羞告父母用情之終
忍恥賦狂且失身之始

韓愈飢寒上書告宰相人多笑之不知此正韓愈以父母待君相也故不慙不疑而上書翠翹與金郎一般恩情在他女子不知如何隱瞞如何蓋藏翠翹乃直直告之父母不以羞恥即韓愈之志也而翠翹能之殊可敬也雖翠翹敢於直告而不慙不疑者蓋與金生有此恩情而不涉淫褻也若崔張待月馬卓琴

金雲翹

卷二第七回



科 2006 ~2

心再嘵嘵父母。又無恥之極者也。不可不辨。及讀至流涕。爲焉
固辭有說。愁隨牛馬。默受無言。蓋念念都是真心。無辱非兩載
人境遇不同也。難言難言。

話說王員外酒席齊備。請衆人入席。外則馬客人。終公差父子。王
員外父子。內則成媒婆。王家母子姊妹。酒至半酣。馬客人道。王老
爹。官司已完。令愛却要明日過門。後日小弟就要回去。王員外道。
尊客求停一日。待老夫辦些鋪陳衣服。後日過門罷。終公差道。要
在後日。我承姑娘拜我為繼父也。要尋些首飾衣服。打發山妻小
女來送嫁。馬客人沒奈何。只得應允。後來終王二家竟成通家之
雅。王觀就娶終事女兒為妻。十分相得。這是後事。按下不題。這日

酒無事。相不能暢飲。而散。終事恐馬客人是遠方。過客不能
留在自己家中居住。以釋其疑。客散。王氏一家人。辛苦勞倦。都已
睡了。惟有翠翹為着金生。胸中不能改釋。想起前日定盟。光景。今
日賣身光景。後日相思光景。連三頓足。低聲哭道。金郎。金郎。你妻
子要抱琵琶過別船了。你回來時。若是剛腸男子。將奴撇開。我之
罪猶可減一半。若真情不化。朝夕思想。我之罪擢髮莫數矣。我今
再作數字。以寄別懷。表我大不得已之心。訴我無可奈何之苦。金
生其有以諒我也。張素裙一幅。咬破了中指。瀝血傳情。其書曰。
自君之出。禍起蕭牆。仰盼歸期。痛焉欲絕。父羅法網。義在必獲。
琵琶再報。寔為君羞。錦水有魚。玉山有鹿。彼物而親。嗟世之人。

今苦分離而莫聚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臨別拜言珍重萬
盟千里金兄丈臺辱愛妾王翠翹泣血致在百拜

附上俚言一章別情怨况殊不成詩聊佈心中一點赤血耳仁
人不棄置之案頭尚有依愚婦向君子訴別怨也詩曰

寄別傷心一紙書 封緘清泪濕繡綉 溪邊雲水驚回雁
湖畔烟波少尺魚 柳色低垂春正好 梅花遙折意何如
知君返旆應憐我 無奈東皇促去車

題罷將詩簡牢封流泪不止忽然驚醒了妹子見姐猶未睡忙起
來道姐上這等時候何不去睡翠翹道心中有事那里睡得着妹

子我方纔又成一箇望妹子一并收下他日金郎回來說你姐嘗

到了這時節身子已屬他人猶諄以金郎為懷雖倩女之情不

足多也不知金郎如何報答姐翠翹道我與金生雖未形親寔

已心定馬氏子乃事急相隨豈我之合伴乎不知前生作甚孽障

乃結成這惡姻緣我此去可事腆忍事之非事也前生不了孽障

借此償還不可事則死之非不愛生也見前無端惡魔托死繳案
為我再拜金郎道我感彼深情今生不能報答待來生補報罷了
言訖氣死于地翠雲大驚忙叫道爹媽快醒姐人死去了父
母兄弟一齊驚醒但見翠翹面如土色牙關緊咬大家叫的叫喊
的喊燒湯的燒湯灌將下去移時方醒長嘆數聲父母道見你驚

殺我也為甚事突然暈死翠翹把眼四圍一看都是一家骨肉道
爹媽你女兒有一心事欲言之父母其寔含羞欲待不言又恐負
了那人恩德父母道兒有甚事爹娘一一聽你翠翹哭道你孩兒
又住了口只是哭父母以問翠雲翠雲將遇金生前後事說了一
遍并那些書盟詩詞都把與父母兄弟看過父母兄弟知女兒與
金生有不諱之盟又知女兒以正自守不涉淫褻愈見尊重道兒
你書中之意我盡曉得了為父母一一依你將妹子續這段姻緣
就是翠翹聽了倒身便拜道爹你若肯替女兒滿了志願莫說
兒是與人為妾便是死他鄉也無怨了父母道兒是你爹人快
了你陷了你你怎麼還

原來你做我爺娘我

做你女兒補報還你罷了言罷放聲大哭

大家正哭得熱鬧忽聽得雞報三啼鐘鳴漏盡開窓見紅日在天
矣王員外道翹兒倦極扶他去睡片時我到外邊去辦些物事替
他上頭打點些奩儀送他起身二媽同翠雲扶翠翹去睡王員
外同兒子去買了幾疋尺頭換了幾件首飾買些食物餚饌整起
一桌酒席終公差的媽人同男子終勤女兒蘇娘一齊來到終媽
媽替翠翹開面上頭父母把盞待酒那翠翹泪似江流喉如土塞
那裡喫得一口酒一塊肉大家安慰了一番翠翹拜謝終公夫婦
終公夫婦贈以白金一兩又拜謝了父母遂與兄弟妹子并終勤
蘇娘各見禮禮畢王員外父子陪終公差父子在外面喫酒看

了這個光景。那裡喫得下去。草草供獻一番而散。次日馬家着橋
來娶翠翹。放聲大哭道。金生金生。你妻子今日與你分離了。今世
不得偕連理。願到來生續舊緣。我王翠翹好薄命也。風流佳婿不
能受享。而反去嫁狂且可憐。一朶嬌花。浪插浮泥之上。天。既不
付與我好命。索性不遇着才人。既遇着才人。怎生就不結了。此才
緣悲人切。哭。啼。無奈良時已屆。花轎登堂。王員外把酒三
杯送親過門。可憐一個絕代佳人。伴了個馬牛蠢物。却說那姓馬
的原是個監生。久戀烟花家私費盡。遇着臨淄一個媽兒。叫做馬
秀。沒了烏龜撞着這馬監生。一心相投。一個也不想嫁。一個也不
想娶。一個做媽兒。一個做幫傭。討了兩個粉頭。好過日子。因手下一
個丫頭。從良去了。拜得他財禮銀三百兩。自家又湊了兩百兩。
京中來討個人。撞着媒婆。就討了王翠翹。見他才色兼全。十分中
意。不說出臨淄。只托名臨清。當日討了翠翹進門。款待了媒人。馬
監生想道。這樣標致女子。拿去梳籠。先有幾百兩到手。不可破了
確子。又想道。還不曾出京。若不與他成親。這妮子替父母一說。豈
不炒出事來。就是睡破了。到家裡。叫他粧做未成人的光景。這主
銀子依然還在荷包裡。待我落得討他個頭湯。快活快活。若我秀
媽曉得。我把舊日的面孔奉承他。他自然不怪我了。思想已定。然
後進房成親。却說翠翹坐在房中。人俱退去。忖道。這是甚麼人家。
將幾百銀子取個人。也不着個人來相伴。新郎也不知在那里看。

他這行徑寔不是好人家到像以我為奇貨了跟隨僮僕却無大小之分接耳交頭那似大家氣象我錯投胎也不如一死免受汚辱又忖道他費了四五百銀子討個人不曾成親我若死了他怎肯甘心必要連累我父親罷。拚得一死放在胸中且隨他到家如不安貼死在他家也就不連累我父親了。抬頭看見桌上一把剃刀就取來將汗巾包緊藏在袖裡忽然馬龜走進房來道聲娘子好去睡了。翠翹不答馬龜替他解脫衣裳抱他上床成親可憐嬌香嫩蕊忽被狂風妒雨游蜂浪蝶豈識惜玉怜香雲雨既畢馬龜就枕睡去翠翹枕上流淚道可惜我王翠翹性命要斷送在這個人身上了。輾轉無眠乃成見狂且九章

乃見狂且猶如其人信語嗚聲不人人倫我得何罪與之為親

乃見狂且沐猴蠢粗非儒非客冷々如虛我得何罪以之為夫

乃見狂且嘆我紅顏我貧而嫁豈曰姻緣我得何罪以之為天

乃見狂且其老如父父兮君子彼借而盡我獨何罪以身伴虎

乃見狂且鬼面蛇心反復張皇進退變更我獨何罪以嫁伊人

乃見狂且藏頭露尾度彼行止使我心悔我獨何罪以人嫁鬼

乃見狂且心灰欲死金屋蟬娟勸余仰止我獨何罪不得其處

乃見狂且如狐假虎本非其質綏々自露我獨何罪以之為妾

乃見狂且梟張狼顧原非我流胡為我昭非我罪也姻緣之悞

天明馬龜起來收拾行李打點離京忽終公差來相探見這行徑

就問何日榮行。馬龜道：「只在今日。」終公差道：「成親也要三日。今日小弟有薄酒一杯，為馬爺餞行。明日起程罷了。」馬龜沒法，只得又停一日，到三朝。馬龜催一輛小車，載了翠翹，有家騎一疋蹇騾，發行李出京，却好王員外同媽、兒子來到。翠翹心如刀割，泪似湘江，倒身四拜道：「女兒此丁此了，願爹娘善保暮年。看弟妹長進罷。」王老夫婦那里回得，一十道：「一句你好保重，便哭得咽喉乾，馬龜行色匆匆，催趙趨行。王員外留不住，只得同送一程。來到五里亭，終家父子早已提靈挈盒在那裡迎著道：「馬爺今日南回，薄具一樽，少壯行色。」馬龜跳下馬來道：「昨日過擾，宿醞未醒，今日怎麼又叨遠送。」言畢，在亭中坐下。然公差外備一盒一盞，與翠翹子

母在裡邊坐。他母子這時，才得在一處。王婆問女兒：「景何如？」翠翹道：「娘你女兒落在這人手裡，生則無憑，死則有准矣。」王婆忙問：「所以？」翠翹道：「兒人門三相，便知其家。聽言三句，便知其品。兒見此人，外則主僕分明，內則鯁鯁不辨，此非大人家。必假斯文也。以數百金娶妾，應是富翁行事。我看他鬼頭鬼腦，到歸房後，猶搖上無主，似不敢成姻者。推至更深，方進房來。此非千金買妾，乃以兒為奇貨，可居之人也。家有十貫，身值千貫，彼既以數百金娶了美妾，正好受用，宜乎留住。過年半載，以暢其情，乃頭一日成親，第二日就要起身。若云怕正妻，一發不該就行。以新娶愛妾送入虎口，有比情乎？此人也未必有妻，其住居也未必在臨清，不是討我作

夫人諫。足是以我為行頭。再不然。則娼家流也。三者之間。必居一
于此矣。其言語失錯。忽呼秀媽。忽呼媽。忽呼大娘。二三其說。已
是可疑。又聽跟隨人道。家裡等人久矣。急早回去。為是。彼答道。五
是哩。那秀媽是極多心的。我也怕有些是非。奈今日耽閣。不能脫
身。明日去罷。又我早起臨粧。那跟隨的。叫我翹姐。快些梳頭吃飯。
我把眼着他一眼。他連咳。道。姨娘娘。天下有家王公的受
妾。用人敢如此放肆乎。其之可疑。還多。不能細記。即此三言三
相。已非良善人家矣。兒今生是他鄉人。死是異域鬼。任磨任滅。其
命聽天罷。王婆聽了。心如針刺。欲哭又恐。干碍他啓行。不利。欲不
哭。又忍不住。忽聽得外邊催上。道。家散聲不。放哭罷。道。日色已暮。
你們回去罷。出嫁之女。取不得這許多。王員外道。馬爺小女。全靠
你。昭管念他。遠離膝下。舉目無親。務要使他身安境順。我生死啣
結水。不敢忘大德言。至傷心所在。不覺泪如泉湧。不止。馬龜着他
恋。不舍。恐生他變。罰誓道。馬某若是輕賤你女兒。生遭強人分
併。今日啓行。把個順溜。與我路上。不耽于係。翠翹道。爹媽兄弟。回
去罷。王員外沒奈何。方一了泪。安慰分手。而別。再看下回分解。

第八回

王孝女甘心白丑

馬秀媽計賺紅顏

死生要早打點。打點死。故忠臣義士臨難顏色不變。含淚受之。不打點死而死。則泣飲帳中。作許多兒女之態矣。翠翹被秀嫻一觸而即刺死。蓋打點久矣。設此時竟死。豈不乾淨。然檢點名節。止可見潔身之為潔身。而不見辱身之為潔身也。則翠翹之忠孝。不幾埋沒耶。蘇武使單于。設當時便死。便還何以見。小不嫌。夫婦兒子看了一回。又望一回。直等去得無踪無影。方大身一場。無可奈何。只得回家去了。那馬龜別了王員外父子。叫車夫趨行。一路飢食渴飲。夜宿早行。到了臨清地方。翠翹偶問車夫道。這是甚麼所在。車夫道。這是臨清也。方翠翹道。此到臨清。車夫道。早哩。早哩。再行幾日。差不多。翠翹道。果不出。料二路上。見景傷情。泪枯氣短。漫成一絕。以志怨思。詩曰。

開山迢遞路漫漫。

浪迹萍踪不忍言。

惟有痴情丟不去。

浮雲落日滿山川。

又數日。方到臨淄地面。車夫道。小娘子。如今將到家了。原來這臨淄。是山東地方。那馬龜到了本境。便先着人去家報信。又行了一程。見一婆子。年約四十以上。肥胖長大。面頰白淨。接着道。翹兒下車來。翠翹見他。這般稱呼。不知人甚等。人走下車子。那婆子道。進家裏去。恭拜了家堂香火。再行大禮。翠翹只得隨他進門。見門內有兩個婦人。濃粧淡抹。相迎。又見有四五个讀書的。在那里探頭。

張望及行到家堂之處早已供獻菓品在那里遠看像一位開
聖帝君細看却是兩道白眉這神道叫做白眉神乃是娼家供養
的香火若是沒有生意這些娼妓便對此神脫得赤條條斬着他
獻花禱祝一番把快子連敲幾下藏在床頭第二日便有客來嫖
翠翹初到不曉得是白眉神只道鄉風不同各處供的土神倒身
就拜那婆子說道保佑翹兒千人見千人喜萬人見萬人愛朝
寒食夜三元宵貴客闖門嘉賓滿屋翠翹雖不能盡識其鄉音大
約曉得不是好話泪如雨落拜完了婆子領他到堂前道你磕了
我的頭翠翹無奈何磕了四個頭婆子道磕了舅子的頭翠翹道
他是我丈夫與我同眠同宿今日怎教我叫他做舅子婆子聽了
急得三屍神暴跳道這等說來你要占我的老子了翠翹道
正娶討我為妾怎說我占一發急得那婆子氣都轉不來對着馬
龜罵道臭烏龜臭忘八我叫你討人來接客淨錢誰叫你與他
睡的又對翠翹罵道小賤人那烏龜要與你睡你也該不肯怎麼
秘瘡騷發引誘這烏龜亂做今日若不打你下次怎管得你不由
分說一把頭髮抓住就打翠翹此時已曉得他是娼家已打點要
尋死拿出藏的剃刀在手大叫道我不要命了望候一剃刀扑身
到地血流滿屋趕進一班地方人等道馬秀媽你着馬不進假作
富翁討妾誑騙良家子女他不肯接客你却打萬打生這過殺
人命這事干連地方却是放你不得我們先去報了官府免我的

于休言畢就要去。馬秀媽着了慌道：「列位老爹且暫留一步。我不曾問得他的來頭，見他不拜舅，說是他丈夫。我道：『初不新後來亂打他幾下，不想他如此性烈，就刎死了。』若是死了，也是前生一結。若是救得活，我擇个好人家嫁他，就是列位且莫報官。我這裡備一東道，列位寬飲一杯。我們抬這女子去救，一救看救不活，自然要到官的。也求列位方便。若救得活，薄具微禮致謝。求列位且莫報官。那些人做好做歹，竟依秀媽之言。一齊在馬家吃酒。那秀媽就叫一人扶翠翘頭，又叫兩人輕手抬上板門，抬到內房鋪下毡條褥子，將翠翘放在上面。到他胸前一摸，微有些熱。拿些姜湯攪開牙關，灌將落去。幸得喉管雖傷，未曾斷破，尚進得水。落從已牌救起，直至黃昏，翠翘口中忽然出一口氣，牙關漸開。大塊地，有生氣了。就去請一個神効刀瘡藥的先生，替他滲上金瘡藥，用雞皮貼上絹幅包裹，縛定道：「不可動他。將這兩服藥，如今調灌一服到五更，陽轉回生，再服第二服藥。一百二十日內，不可氣惱。一經惱怒，金瘡復裂，不能救矣。」秀媽謝了先生，着人守着翠翘，就拿十兩銀子，見那些地方鄉約道：「列位老爹，多上起動。那女子已有轉氣，諒不至于死。薄具十金，與列位作辛苦錢。若明日好了，還要叩謝大家。見他人已活了，銀子是落得的。便接口道：『秀媽，你曉得我們的情。今日若報官，你就多費了二三十兩銀子。我們替你省費，是因你做人好，所以肯如此。』秀媽滿口稱謝，大家取了銀子。

去了。秀媽回房，叫一家人不許留客，都來守着翠翹。守到五鼓，忽見翠翹道：「哎，痛殺我也，疼殺我也。」秀媽道：「翹兒甦醒，日間是我不是，不曉得你是好人家女兒，你今可保養身子好了。我尋個王孫貴客嫁你，你若不願嫁，就跟我作女兒，終身我決不强你接客。」翠翹聽了此言，喊一聲道：「我要這命，叫得一句氣滿胸膛，四肢厥冷，金瘡迸裂，血似湧泉，依然死去。」秀媽大驚失色，道罷了罷了，搖錢樹跌倒了，忙去捫了口，敷上藥，調起金丹，連灌下去，直至次日傍午，又畧有回生氣兒，救了三日，翠翹眼睛方能正視，但閉了眼看，看見劉淡仙在旁道：「孽債未完，如何去得錢塘江上佳致，不淺你頑耐着。」翠翹忖道：「明是斷腸會上的劉淡仙，他道我孽債未完，如何去得？」明道：「我是孽中人，此財雖勉強死了，到底來要還債，不如當場結了這重公案去罷。」以此茶湯畧肯沾牙，那里當得秀媽伏事殷懃，粉頭日夜幫襯，漸進飲食。秀媽道：「兒，我說過不把你接客，我養得你好了，尋個正經人家嫁你，把你當親生女兒往來，你娘決不失信。如今天時炎熱，你若不依我的話，自家保養，倘有個山高水低，娘的身子不消說了，不可惜你青春年少，這樣沒結束了。我與你無冤無仇，就是蠢龜賺騙你，也是你心願，買身救父，寔在得我四百五十兩銀子，你今不肯為娼，便罷了，何苦又害我吃人命官司？兒，你不言不語，不要一味拿着個要死的念頭，你有甚言語可對我說，我一一依你。若不依你，再尋死未遲。」

翠翹聽了。暗想道。他也說得有理。他寔在費這一主銀子討我。我一家寔受他銀子的惠。一些不曾補報。若是死了。又累他乞官司。我今生雖得个清白。來生難道不要填還他。况閉眼見劉淡仙說孽債未完。如何去得。若是死了。不但前生孽債未完。又增今生一種冤孽。了何時。還得干淨。他今既如此說。我且將計就計。與他說个明白。方好。因開口道。媽。我寔是得你身錢。我豈要死塗賴你。但我當時明白講過。我自起筆賣與馬家做妾。却不曾說賣下為娼。這紙文書。現在媽處。可以質証。怎麼今日叫我做起粉頭來。我是甚等人家女兒。這事怎麼做得。不得不尋盡頭路了。媽既然說把我擇人另嫁。我便依你。何苦要死。只有下條路。要苦過明白。我身道若好了。娘不要當轉了。白若當轉了。以明時做下。水却不與。

秀媽連道

我的兒。我若是騙了你好。了。又逼你接客。我就遭。

強梁倒澆蠟燭。照天燈。你再不必多疑。我決不食言。翠翹聽了。歡喜。由此強進飲食。漸好了。秀媽恐外面人議。將翠翹移到疑書樓上居住。此樓東望滄海。北望京畿。南望金陵。西望岐山。翠翹對境無聊。想昔日與金生訂盟。而今杳不可問題。十不偕。以記其悲。

- 一不偕。一不偕。盟言未盡。袖飛來。哎呀。袖飛來。兩分開。
- 二不偕。二不偕。情短情長。積滿懷。哎呀。積滿懷。苦難捱。
- 三不偕。三不偕。思到無思。泪滿腮。哎呀。泪滿腮。不能揩。
- 四不偕。四不偕。舊事新懷。難擺開。哎呀。難擺開。去又來。

五不借五不借。恨咬銀牙半似呆。哎呀半似呆。強托腮。
 六不借六不借。別酒將傾日色歪。哎呀日色歪。頭怎抬。
 七不借七不借。怨殺王孫去不來。哎呀去不來。鬼神差。
 八不借八不借。死到黃泉復轉來。哎呀復轉來。孽應該。
 九不借九不借。生。拆散鳳鸞。哎呀鳳鸞借怎安排。
 十不借十不借。哀。翠翹命兒乖。哎呀命兒乖。真可哀。
 題畢。又見新水浸溪花。草草拖巖。四望賒。近海潮聲噓坐濕。
 入窻新水浸溪花。草草拖巖四望賒。近海潮聲噓坐濕。
 隔城帆影拂蘭斜。風扶瘦我輕登閣。浪逐征人倒印沙。
 往事不堪頻泪落。麝香慢煮雨前茶。

翠翹題畢正自無聊忽聽得隔樓有人吟詩遂側耳聽那人吟道

樓外誰家青髮娃。長吟聲隔碧桃花。愁侵筆底低疑咽。
 怨向風前叫苦嗟。遠接芳香噴蝶粉。微通幽意喜葱紗。
 知須怜我才多藻。我却怜卿未破瓜。
 翠翹聽畢探頭一望。只見一個書生。飄中華服。在隔樓低徊。想望
 因暗忖道。此生吟咏。雖非白雪陽春。却也還是詩書一脉。但不知
 是甚樣人。遂細。放問。方知那生叫做楚卿。又暗想道。我今身墮
 火坑。怎由得我往日心性。只要脫去火坑。便是萬幸。若此生能脫
 我就隨了他。又是萬幸。心有此想。不知後竟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九回

惜多才認作賊子
坑薄命借俠圖財

翠翹事：精明何猶不識楚卿之詐。嗟乎。思急脫之心。亂之也。譬之飢。食不擇食。豈足溺。援不擇人。况口詩書。而首儒冠。豈逆意為龜。婆作鷹犬。即此名教之罪。非翠翹之罪也。即誤認押衙。亦火坑中不得已。而行險僥倖也。何嘗以紅拂識英雄。自負哉。此時嬌烏在籠。哀猿被繫。欲其安心飲豕。以俟萬全之開放。平康中。恐無此天理人情也。嗚呼。自處難責人。易使設身其地。而想其花枝無主。吹去飄來之苦。自應怜其不得已。悲其沒奈何。而泪下如雨矣。

話說翠翹看見楚卿。像個舊家子弟。不合起了妄想。便一時沒了主意。又一日。忽聽見楚卿。又在隔接吟咏。翠翹俯窗凝睛熟視。那楚卿初時故作不見。等翠翹看他就回頭來。向翠翹深一揖。翠翹回一萬福。縮身便退。楚卿跌足自語道。如此國色天姿。怎麼落在娼家。真令人怒氣填胸。鬢髮上指。若有商量。待我覓盜出紅綃。等他一馬一鞍也。見我這點熟腸。只是不能與他面談。問其詳細。他身在籠中。又不解農意。怎能出此火坑。奈何奈何。可惜今日當面錯過了。言罷掩窓而入。歎息之聲猶咄咄。不絕。却說翠翹雖欽迹退入。却不曾去遠。那人說的話。句句聽得明白。暗喜道。我只道他是文人。原來是個俠客。可惜方才不曾求告他。又想着。若是

求告他隔牆私語被人看破出醜不便莫若寫下一封書隔窗投去。細訴苦情他自然怜我若能拔出火坑就跟隨此人為妾也強似為娼多矣。主意定了因作書一封書曰。

翠翹不幸遭逢家難墮落烟花痛紅顏之失所傷薄命之無歸自謂風塵賤女難希君子垂怜豈料俠烈高天深為裙釵動念口、開籠聲、救苦言聞於耳感已銘心本欲哭訴君前奈身無絲翼所望者郎君義胆包天雄謀蓋世必能出奇計引困龍離孽海也平康惡况度刻如、早一刻則沾一刻之惠君之德也妾之願也謹搖尾伏首惟仁人是望是禱。

翠翹寫完了書欲要隔窗擲去又恐怕投不人笑落下被他人看見欲要帶去却又無人正費躊躇無心中走到樓下忽見一童子來挑水翠翹問你是那家小官童子以手指口作不能言之狀翠翹見是啞者疑是楚家的人因問道你莫不是楚家小官麼那童子連、點頭翠翹低、道我有一絨寄與你相公煩你帶去不可失誤啞童子點頭就伸手來接翠翹便取出遞與他道收好了那啞童繫、箴在貼肉打完水竟自去了次日那啞童又來汲水翠翹近前問道可有回書啞童子點頭取出一封兒迎與翠翹翠翹接了轉身上樓拆開止有昔越二字不解其意思想了半晌忽然悟道是了是了他約我廿一日戌時越牆相見今乃廿一晚上必來須要伺候他到了黃昏忽然秀馬携了酒殺來與翠翹

對的閒談直至更深方止。翠翹十分荒張。及送秀媽去後。將門關好。即上樓開窗一望。早有一梯靠于窓前。翠翹且驚且喜。咳嗽一聲。外面也咳嗽一聲。便有人登梯上樓。緣窗而入。翠翹一者。果是楚卿不勝之喜。便下拜道。薄命翠翹。流落烟花。望乞仁人提出陷坑。生當啣環死當結草。楚卿答拜道。久仰芳卿孝義絕人。近見牢籠娼室。不勝憤恨。每為髮指。昨又承華札下。願盡悉芳卿五內。小生自當勉力出外。於火坑蕙海之中。必不敢負芳卿一片心也。翠翹流涕稱謝。二人相對甚樂。楚卿道。身在娼門。孤芳自守。亦寂寞乎。翠翹道。心似大虛。一任浮雲來往。何能染我。楚卿道。只怕染牛監也。翠翹道。任他湮也不溜。楚卿道。人非草木。安能無情。因以身逼近道。良宵相遇。不可虛度。况吾定計。此計豈可無心。談我翠翹道。此身不死。愿以異日。楚卿道。今日發洩之始。若不和諧。恐後事不利。翠翹因要厚結其心。求他救活。又想此身已失。非復昔日之比。便應道。求郎拯救。豈敢惜為衾枕。但願始終如一。勿使妾有白頭之嘆。楚卿跪下。罰誓道。我楚卿若負了翠翹今日之情。身遭強人開剝。碎屍萬段。全家盡遭兵火。翠翹扶起道。願君轉禍成祥。于是男貪女愛。携手登床。共入巫山之夢。及至雨罷雲收。銅壺漏箭。且四催矣。翠翹道。妾感郎君義俠。竟啣崔張之報。幸早定奇計。脫解妾身。終事君子。是心愿也。楚卿道。此我事也。三日內。定以奇計脫汝。翠翹再三致謝。比及五更。楚卿別去。次晚復至。道我着人探

訪秀媽口氣。他原無心把你從良。只想你身體強健。依然賣與番兒手。有一家許了他七百銀子。他還不肯。要一千兩方賣我。一時又湊辦不起。那一家已出了七百。若添百數討了去。可不辜負你這義氣。我這熱腸。我今已另有一計。免翠翹忙問何計。楚卿道。三十六着。走為上着。翠翹道。此非上策。應一拿着你脫身去了。叫我如何分說。一个好端端的人。到弄得要死不能。要活不能。那時怎處。此策殊未盡善。楚卿道。不妨。吾有名馬一疋。日行千里。馬奴健兒。武勇超人。一夜走有三百里。明夜緣窓而下。跨馬往北。天明便離了本境。再催了驛車。一同進京。說是我的家眷。那個敢來攔阻。翠翹心下憂疑。欲不依他。業已失身。被他恐怕翻轉面皮。為害不小。若是依他。又恐走不脫。被人拿回。免不得任他磨滅。千思萬想。行止兩難。咳。我王翠翹。又遇魔頭也。錯說他是個仗義君子。那知他是個行險小人。這事多管要做出來。也罷也罷。死中求活。聽天而行。只得依他。遂流淚對楚卿道。此去一險。險情凶多吉少。須要即君全始全終。若半路丟我。我就死在。真真斷不肯放你。楚卿道。脚無過慮。就到出頭出脚時節。我挺身認了。把原銀還他。怕他怎麼。翠翹道。郎君如此。妾無慮矣。次夜更深。楚卿又遞窓而至。對翠翹道。萬事已備。請卿改行。翠翹猶有疑色。楚卿又誓道。若事敗。我不以身任。而致翹娘受辱者。千虫萬毒。攢食吾身。翠翹意遂決。下窓上馬。楚卿亦上馬。翠翹見一馬夫。携傘同行。此時九月天氣。霜

降之候。便覺寒色侵人。又無月色。好生悽慘。意懶心灰。只得隨馬而行。忽聞雞聲報曉。天色將明。又聞後面喊聲大作。翠翹曉得不是好聲息。對楚卿道。後面人喧定是追我者矣。你害我也。楚卿道。我一力承當。怕他怎的。看。後人追至。楚卿道。我去與他說話。將馬勒回去了。此時天尚未甚明。翠翹認他放馬回去。對追的人說話。勒住馬等候。追者赶上道。拿着。原來是馬龜同秀媽地方。幾個隣里。秀媽罵道。好淫婦。不肯接客。跟漢子逃走。替我綁起來。手下人一齊動手。細縛起來。翠翹此時死又死不及。悔又悔不得。還望楚卿來救。那知他是一家。鼓弄琵琶。不知那裡去了。秀媽道。也一人不能獨行。必有個奸夫。尋一尋。看樹邊尋出一個漢子。認得是保兒。都許秀媽道。你這奴才。投在我家。我也不曾薄待你。你怎麼敢拐我家的人走。抓住就打。了幾下。鞭子都許。只是不做聲。秀媽罵翠翹道。好客不接。却去偷了保兒。你這臉臉。潑賤且帶你家去。再與你說話。一齊回轉本境。已是已牌時候。看的人盡嘆道。這般好女子。却跟了保兒走。又一人道。你們不要胡說。壞了這女子的名聲。這事多分是那楚卿哄耍他。翠翹聽了此話。總曉得楚卿是一夥人。作弄他一個。咬牙切齒。怨恨歎息之聲不絕。及至家中。秀媽分付鍋邊秀。將翠翹衣服盡剝。連裹脚也去个干净。把繩子兜胸盤住。穿到兩邊臂膊。單縛住兩個大指頭。吊在樑上。離他三寸。止容脚尖落地。只不脫他褲子。翠翹此時身無絲。赤身露

休着得無處躲藏到此地位。生死由人。只得閉着眼睛隨他怎的。
馬道好淫婦。我叫你接客。你就將刀刎頸。賴我。你跟人走。就
的。你道好人。家兒女不肯做娼家事。我十分敬你。不叫你見
迎人日。替你尋个好人家嫁你。那知你都是假惺。幾日而
就毆瘡難過。去偷漢子。偷別人也還好看。恁般急得緊。就跟保兒
走。你這樣賤貨。不打你。那里怕。提起皮鞭。一氣就打二三十。可憐
。翹受這刑法。手是吊住的。只得二脚尖沾地。打一鞭。轉一轉。滴
溜。轉个不歇。只得哀告道。娘打不得了。待我死了罷。秀媽道。你
到想要死。我且打你个要死。又打了二三十皮鞭。翠翹心胆俱碎。
道。娘真打不得了。聽你賣了我罷。秀媽道。我正打你个要賣。又是
二三十皮鞭。這崔翹氣者。接不來道。娘真打不得了。如今不
我接客。我也情愿了。秀媽道。你來騙我。我若放你。你就作怪。不如
活。打殺罷。翠翹聽了。又再哀告。不知性命如何。再聽下回分解。

第十回

破落戶反面無情

老娼根烟花教訓

翠翹前來受苦。竟括然一死。今番受千浚百磨。而反不死。何也。
蓋前從馬龜。雖匪人。是受其財而嫁之也。非辱也。非辱而辱之。
故死有名。今則已私受楚卿之辱矣。私受辱而受辱死之。不可
為名也。不可為名。則安可浪死。且私辱而心愧矣。氣短矣。心愧

氣短而持刀作激烈之事。有不能矣。故忍辱求生。圖為後計。李陵書云。殺身無益。適足增羞。攘臂受辱。輒復苟活。正與此同。既攘臂受辱。則俠烈無用。俠烈既無用。又安得不受烟花教訓也。至于楚卿之反面無情。出於禽獸之外。正寬翠翹誤認之過也。話說翠翹熬刑不過。又哀求道。媽。是我不是。自今以後。再不敢做作。一聽媽。教訓了。求媽。棒下起生。兒不合一時昏迷。聽楚卿愚騙。背媽。逃走。今日這事。落在媽手。生死聽媽。只求媽哀憐。我去國離鄉。飄流到此。兒今上天無路。入地無門。痛疼難當。寔是打不得了。就是打死翠翹。直甚的。可不丟了你。四五百銀子。媽你不看人面。也該看銀子面。饒我這次。以後若不聽媽。再打也不遲。秀媽道。如此還要打。可一百個。打。打翠翹。驚得魂出道。罷了。熬不得了。是死也。頭打兩三個。脚連幾搥。只見那双脚十指鮮血。直流。頭髮盡散。口吐白沫。眼睛血淌。眾粉頭看。這光景。一齊跪下。替他討饒。秀媽看見這樣。也怕弄殺了。便應道。饒便依眾人說。饒了。你却要招。道。今後違我法令。打多少皮鞭。翠翹道。若再違媽。法令。願打一百。秀媽道。自今以後。逢人要來相叫。家至要喚。煎茶。獻啖。丟情。送迎。佐飲。都是不可違拘。違拘。也要打一百皮鞭。翠翹道。也是這等。秀媽道。那個肯保你無事。我便放你。翠翹道。好姐。那個保我一保。內有一粉頭。叫做馬嬌。道。翹姐。我保便保你。但是放你下來。你要尋死覓活。我的

命連送在你手裡。翠翹道：「好姐，我自知孽深重，不能解脫，願安心聽命，決不連累你。」馬嬌道：「如此，我便保你。」就向秀媽面前跪下道：「兒願保翹姐。若他有事，故都在兒身上。」秀媽道：「你願保，即要包得完。」全。若有此兒，統都在你身上。」馬嬌道：「兒一槩包到底。」秀媽道：「如此，替我放下來。」馬嬌叫鍋邊秀輕，放落。那里站立得住，就替他穿了衣服，套了鞋子，挽起髻兒，道：「衣我同翹姐去之。」個浴。再來謝罪。馬嬌扶入安穩，一番暖壺熱酒，與翠翹吃道：「翹姐，你是伶俐人，怎也中了他的拖刀計？那楚卿乃天下薄情子，不知賺了多少姊妹，害了多少內家。這事是龜奴才，挽他出來，許他三十兩銀子，叫他定計來騙你。你如若落了他的局，只好收心耐意，分情。你若不咬住的，還可。你若與他硬証，他極反得面皮的，你却不要關他的性。」翠翹道：「他與我盟言在耳，只怕不是恁般負心馬。」嬌道：「我言不差。你見便知。」且吃口酒去謝了罪。翠翹一夜不睡，又打了一百皮鞭，神疲力倦，腹飢口渴，馬這幾碗酒吃了，方硬拌些。走到秀媽前，磕頭謝罪。忽見楚卿自外而入。秀媽起身，迎道：「楚相公，甚風吹到此？」翠翹還痴心，想他是來替我分剖，低頭不語。那楚卿應道：「我因聞得一句不白之冤，特來一對問你。那跟保兒走的了頭，說是我帶他逃走，可叫出來待我當面問他。他認得我是甚等主兒，却來圖賴我。」秀媽道：「楚相公，並沒有這話。不要聽聞人言。」

語楚卿道。我家人在這裡看打。見那丫頭。親口指名說我。我只要見他一面。問得他啞口無言。我便罷了。秀媽被他炒不過。只得叫道。翹兒。快到楚相公面前陪禮。翠翹心中憤恨。沒奈何。走近前。福了一福。楚卿道。原來就是這丫頭亂話。你幾時見我。我幾時同你走好。回我一句。我便罷了。不然。不與你干休。翠翹道。你說不曾。便是不曾了。急得楚卿怒發三千道。你看這潑淫婦的聲口。還咬着我不放。我幾曾約你走。你恁般不識好歹的。娼婦。不打緣何氣。的過。走近前。劈面就是一掌。翠翹就地滾。就地跌。喊道。辜恩負義的楚子。任你道。不曾約我走。你昔越二字暗約我。廿一日越窓相

會。難道是假的。你強我同行。我因辭不肯。你道。事敗。我一身任之。

身天在上。你不可言。待以。你別我。白頭。請。老。你。盟。天。立。

誓人饒你。天不饒你。你將我墮入萬丈深坑。不思量。一替我方便一言。倒反來劈清。我以媽在上頭。不說你一句。完你个体面。也就好了。你還來打我。你道打了我。便可釋旁人之疑。只怕人可欺。天不可欺。你道不曾帶我走。你來我替你賠呢。一把拽住楚卿衣。不放楚卿被他一口咬住。前後俱講的是真情。本欲益今日之短行。反彰露從前之馬心。眾人聽了。一齊道。依翠翹說起來。明是楚子害他。反來做這樣鳥腔。我們眾人替翠翹報个不平。大家發了一聲喊道。騙害翠翹的。是忘八烏龜的鷹犬。說這一聲。楚卿置身無地。只得抽身出外。秀媽見翠翹被打了。不宜久立。叫馬僮引他去。

睡到了次日。翠翹起來不得。渾身疼痛。發寒發熱。馬嬌報與秀媽。秀媽親來看他。道：「翹兒。這楚卿乃無藉光棍。你怎麼被他哄。此人若帶你走脫了。也是賣你去落水。那里要你做妻子。我今是對你說。你若要跟我做生意。我另眼看待你。你若不願跟我。我却尋一個出得錢的主兒。依舊賣你去接客。聽你自裁。」翠翹道：「既已破矣。伴新不如伴舊。我人願跟媽。做生意。」秀媽大喜道：「你既願跟我。且將息兩日。我替你講明門戶的制度。枕席的工夫。方好行事。分付鍋邊秀。拿好酒。紅花蘇木。枕仁。行血之藥。與翹兒吃。」翠翹吃將下去。身子日健一日。秀媽道：「兒子。你名叫做王翠翹。如今可更名。叫做馬翹。若有客人來看你。你一些事。故也不曉得。怎麼留得他。」留了他。被他哄。要了翠翹。道：「便是這等睡。剪這有幾村。才成。」秀媽笑道：「痴兒子。若娼家與良家一樣。人都不嫖了。其中有許多妙境。我今講與你聽。」各人吃東道完了。將上牀。要讓客人先睡。在牀裡。你却睡牀外。要將臉朝着客人。用手去替他做枕頭。他定將手來摸你渾身。你也將手去摸他下体。若是短小。用擊鼓催花法。若是長大。用金蓮雙鎖法。若性急的。用大展旗鼓法。若性緩的。用慢打輕敲法。若不耐戰的。用繫拴三跌法。若耐戰的。用左支右持法。若調情的。用鑽心追魂法。若貪色的。用攝神閃眩法。其餘別法雖多。大約不出此八法之外。既有了枕上的工夫。就要學日用的制度。其法有七。第一曰哭。接着有錢的嫖客。住了幾時。要回家。

去。你便哭道。情哥。你怎捨得丟了我去了。撒嬌撒癡。戀之不舍。任他恁樣。割腸也要留住。若是在行的。定說你客來客去。那留情得許多。我與你是逢場作戲。你怎忒認真了。你便流淚嗚咽道。可見你男子心腸很毒。不要說兩人相得。留戀不舍。就是一塊石頭。抱久也抱熱了。接客雖多。情有獨鍾。我定有戀你意。兩行情。泪。泪。不竭。任是鉄漢。也要心軟。留連翠。翹道。若沒有眼淚。却怎麼處。秀嫻道。不妨。只要生妻汁。染就汗巾一條。將來揩眼。則泪如湧泉矣。二曰。剪客人住久。有心戀我。我就定計。以結其心。恐怕他的朋友見你二人相好。拆你們的風月。你與他同剪香雲。結為一處。分纏三臂。為結髮之意。他自然信以為真。而不忍離。三曰。刺兩情。既許。用重手法。以鎖其心。你自己或在兩臂下。或在胸腹上。用花金。刺親夫某人在上。以墨塗了。使他見之。以為你情獨厚。他必墮術中。死心塌地。在你身上。他若去了。後來別客看見。想道。某人不知怎樣待他。他所以如此戀他。又必多方加厚于你。欲奪前人之愛。你就可因而行計。攢眉哭告道。某人在我身上。費了多少銀子。怎麼用情。怎麼知趣。我不曾報得他。言罷。帶下幾點假泪。不由此人心中不轉。要綽起。肯用錢了。四曰。燒燒乃苦肉計也。今的姊妹刀鑽。子弟也乖巧。要他歡心。賺他錢銀。沒有迫切打動人心。那能得牢籠他墮入个中。只得用下這苦肉計。與他双。罰誓。男不変心。女不二念。若有反覆。補天共殛。兩人同灸。第一次。與第一等心。

上人恩情最厚者灸。名曰公心中愿。而人解開懷。肚皮合肚皮。胸前對胸前。以香灸之。第二兩頭相並而灸。名曰結髮頂愿。第三我左手臂。合他右手臂同灸。名曰聯情左愿。第四我右手臂。合他左手臂。並灸。名曰聯情右愿。第五我左肋。合他右肋同灸。名曰交股左愿。第六我右肋。合他左肋。並灸。名曰交股右愿。當時曾擦八十三萬人馬。下江南。被黃蓋一個苦肉計。斷送了。希罕世上這些蠢男子。你若真與他燒香疤。他就破家產。也不悔了。五曰嫁嫖客。不言娶有何趣味。姐兒不言嫁。有甚滋味。存但這嫁字。比不得真正女兒的嫁字。乃相体裁衣。見景生情的妙用。他是千金之家。問你身價要多少。你便道我原是多少。身結實與他的。替他接了幾件。

密刺了多少錢。也有几个本利了。如今不過與他。了。終日議嫁說盟說誓。他心昏了。自然舍的用銀子。銀子完了。他要你不起。不用你辭他。他自善去了。六曰走。此法乃計中行計之妙。他嫖得手中空乏。要娶又無資財。欲嫖又無錢鈔。我要打發他出門。止有一走法。可以騙得他。或約他走到何方。或叫他討船。何處哄得他。確信無疑。到了那日。收拾起身。暗約人去撞破。聲言要拿送官。他自然沒趣去了。此散兵之計。他只道緣慳分淺。被人冲散好事。那知是中了拖刀計。七曰死。此乃假死。非真死也。別人相好看他。心有動搖。便道我生是你們妻。死是你家鬼。我定要嫁你的。你若不要我。我死也死在你身上。他若是有妻。有妾。明知他

不能娶你。便道我不能嫁你為妻。枉與你恁般相得。我雖接了多年客。那個像得你恁般溫存。你若不能娶我。我與你雙雙同死。也強似活分離在世。上。正是在世不能結同心。死後願為連理樹。不怕他不傾心在你身上。就把家私用盡。也是甘願。你若曉得這七字陰符。就好行登壇雜技。立在門前。過客看你一眼。便是咲臉相迎。若牙齒生得好。便微咲露齒。以獻其美。名曰漱銀牙。脚小不歪者。以脚踏門闕。低首自視。名曰鳳點頭。若身才美艷。便立出一步。名曰現身說法。手好則半露春纖。或眼角而傳情。或閒吟而弄俏。無非欲勾引他春心。打動他慾念。通斯旨。便可為效矣。翠翹道。原來如此。兒善領會矣。未知翠翹接客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一回

皇天 天平康寄恨

醉風流 金屋謀嬌

翠翹以白璧之身。而流落烟花。安得不哭。既哭而逐父母兄弟。又安得不哭。皇天既哭皇天。吾疑皇天聞之。必傷心垂泪。而開條生路。故使東生要娶要嫁。以完其終身。誰知皇天亦不是好人。平康之債。不容其一案償完。又生出東生作一過牀。何其忍哉。翠翹傷弓之鳥。自應如此慮始。如此慮終。如此叮嚀告戒。由今觀之。嫌其太細。至後論之。不又怪其太疎乎。女子一身無主。苦樂由人。真可伶可歎。

話說翠翹身入火坑。才技容顏無不第一。胡琴詩學之名揚遠近。人；都道馬翹兒能新聲善胡琴。動人心。引人魂。博一咲。值千金。翠翹每；回想出身是甚等人家。生平是何等期許。今日却墮落這孽海。何時有出頭日子。深自怨恨。因為哭皇天。以志其不平。余生命薄家不造。舍身救火坑。也曾輕身蹈白刃。豈肯甘心作下人。無端陷入奸人勾。渾身是口難辨明。將奴細吊高標上。打得皮開鮮血淋。疼死三番昏四次。哀；求告不容情。求告百般方肯住。要奴招成要逢迎。奴生本是深閨女。怎識風流賺騙情。聽他一；從頭教無恥無廉愧殺人。學成枕席妖狐態。夜夜嬌妝去伴人。人未眠時不敢睡。人如睡熟莫虛驚。既要留心怕他怪。又要留心防他行。客欲貪淫恣。誰浪顛倒溫柔媚。客熟答相迎。猶較可。生客接着愈難承。任他粗豪性不好。也叫和氣與溫存。媽兒只貪錢和鈔。不分好醜盡皆迎。鮮花任叫植藤伴。美女無端配慝生。牙黃口臭何處避。疾病瘡痍誰敢憎。若是微有推却意。打；罵；無已停。生時易作千人婦。死後難求無主坟。人生最苦是女子。女子最苦是妓身。為婢為妾皆有立。為妓死生無定憑。我今翻成皇天哭。一字吟成萬結心。寄與青樓多嬌艷。乘早抽身出火坑。莫待冷落門前日。泪洒西風泣斷魂。此詞一出。聞者傷心。見者墮泪。翠翹以胡琴撥之。悽怨悲愴。莫說姊妹行中。聞之俱號泣。即如秀媽之狠毒。聽了也泪下。且說此地

有一遊學書生。姓東名守。字其心。乃常州府無錫縣人。父親開店
臨瀆。從父到此。年方弱冠。家事富饒。娶妻宦氏。乃吏部天官之女。
既美且慧。只是有些性酸。却是酸得有體面。不似人家妬婦一味
酸。壓丈夫。他却要存丈夫體面。又要率自己性情。又不肯分愛于
人。又能使人不能分其愛。這東守才智不若他。而宦氏處事。并
有法。束守雖有外心。只是眼飽而已。因從父遊學到此。聞馬翹之
名。特脩四匹尺頭。備了父親。同一帮閒。姓步名賓。來訪馬翹。送上
拜帖禮物。翠翹道。有勞光降。已增榮寵。遽承厚禮。何以克當。東生
道。久慕芳卿。特來拜訪。薄具不腆。非敢言敬。聊表寸心之企仰耳。
又送東道銀三兩。秀媽盛設款待。此日傳掌飛觴。呼盧唱盡。翠翹
形容窈窕。世上無双。因用了幾杯酒。臉如桃花。柔情雅語。愈覺風
流可愛。東生看了。快心樂意。道。小生雖不善詩詞。但遇此美貌佳
人。豈可無贈。不揣鄙陋。漫綴俚詞。以紀今日之幸會云。詩曰。
有美有美。皎如玉。無瑕無瑕。宛似仙。從來未識芙蓉面。
何幸相逢玳瑁筵。織手持觴明月下。晚妝臨鏡寶灯前。
閨中逸俊知多少。此樂當為第一篇。

題罷酒闌人散。携手歸房。恩愛甚篤。其後東生因父南回。無人督
率。更得大展其情。二人剽飲狂歌。吹簫唱曲。對月聯詩。逢時玩景。
一連三月。留恋馬家。東生揮金如土。馬家个个歡喜。一晚翠翹浴
起。愈覺嬌艷。東生道。觀卿容貌。宛然如花。視卿體態。溫乎似玉。不

金雲翹 卷二
意風塵中。有此異品。真足令小生眷戀也。今見知浴罷殘妝之態。亦是罕遇。偶作數言。以志浴景。詩曰。

月夜青樓倒玉盞。美人乘酒潔瓊瑤。冰肌嬌魄爭明媚。雪態花陰半有無。初起帶羞呼伴拭。年行含笑倩人扶。淋漓快入芙蓉帳。枕上低聲唱鷓鴣。

翠翹道。承君過愛。急欲一和。但筆為鄉思所鬧。姑俟他日。東生驚道。然則卿非秀媽女乎。翠翹道。君無問此。斷腸事。言之益增悲傷。東生聽了。愈加驚訝。定要問他起根。發脚。翠翹道。妾乃瓶花。君乃浪蝶。東皇固自有主。何必諄諄。致問也。東生道。我欲娶你。故問及此。翠翹道。娶妾難。從良不易。你今在平康隊里。見我個儂風流。故十分錯愛。若到你家。洗滌鉛粉。作良家行徑。你就未必如此愛我。兄。我嫁了你。定要跟你回家。單要靠你一人。我想。今正乃侯門小姐。甚然好合。若添了我一個。便有許多說話。好端端的夫婦。為我一人。攪得參商反目。其罪盡在我矣。况郎之權力。果能庇我。我雖間了你們夫婦恩愛。尚可安身。若靠着个女平章。輕則鞭打。重則斷送。我欲求脫火坑。又受患難。倒不如在此苟延性命。有朝孽滿障消。少不得還我个收場結局。我料嫁你。寔是至難至重。不可輕易的。東生道。卿慮事深。覺有理。但我取你之念。已決。你若不嫁我。我就死在你身上。翠翹道。嫁亦不難。但恐嫁後。不如今日耳。東生便發誓道。若東生守娶了馬氏。後日變心。不似今日。蒼天不覆地。

不載翠翹道。你要我嫁你。須要依我一件事。東生道。莫說一件。十件也依你。翠翹道。我一身受人牢籠怕了。我嫁你。是不跟你回無錫去。只要你店中居住。東生道。我原不打點帶你南回。我各居半載。兩邊分住。討你正是此意。如今也不就帶你到店中。有个坐屋。權且住下。等家父回店。說个明白。然後到店中居住。翠翹道。你莫把這事看輕了。我嫁你。出了馬家門。就死也要死在你家裡。是決不吃回頭艸的。不要公尊來。不要我了。又打發我回馬家。使我出乖露醜。東生道。卿不必深慮。決不至此。翠翹道。只怕你娶我了多故耳。東生道。但願你肯。諸事我能任之。翠翹道。既如此。妾願奉箕箒矣。東生大喜。方携手歸房同宿。未知明日如何。再看下回分。

第十二回

衛華陽智伏馬娼

東生員喜聯王美

智伏秀媽。自要衛華陽一流人。若東老告兒子忤逆。定要退翠翹還娼家。此時便用衛華陽不着。必須有翠翹願枷之識。咏枷之才。驚動太守。方能保全。甚矣哉。打美為上人愛敬也。但可惜翠翹有如此才識。而不獲才識之報。此又命為之主也。奈何。

話說東生次日起來。將翠翹接到店中。調居別室。着人來對秀媽說。要替翹娘贖身。秀媽聽了。赶到東家店中。店中人道。不在這裡。到揚府花園避暑去了。赶到那里。又說不在。一連赶了十多日。無

踪無跡。忽撞着步賓，就拉住道：「步翁，我女兒今在那里？」步翁指示，步賓道：「原來媽媽不知你女兒下落。如今已從良了。我昨日偶從縣前過，聽見閑人說道：早間有一妓女，年紀還小，來告從良。蒙縣官批准，不知他叫做甚名字。」一人道：「就是那第一有名的能新聲善胡琴，叫做馬翹。」我聽了這話，曉得是媽媽女兒。因問道：「馬翹告從良，要嫁那一個？」那人道：「要嫁一個東秀才，不是無錫人。我道那東秀才不是秀媽的對手。」那人道：「你只知東秀才忠厚，却不知他的幫手硬掙着哩。他的幫手乃是通省聞名的衛華陽。今媽媽要知你女兒下落，我想衛華陽是他幫手，必在他家裡。秀媽聽了衛華陽三字，便就教了道罷了。尋出對頭來了。却怎麼處？」步翁我煩你去見東相公，說他要娶我女兒，只消對我說，何須告狀費了錢鈔。」步賓道：「我正要去尋他。問他店中，他說在衛華陽老爺家裡。如今正要去那裡尋他。」秀媽道：「既然在他家，必定要做事了。就煩步翁替我討個信。若果在衛家，千萬替我傳言，說他要人。我自自然要討身價，並無別意。」萬望回我一個信。」步賓道：「曉得這分頭去了。」却說這步賓，便是奉衛華陽東生，本行計的。恰好撞着秀媽，說了這話，忙來報與東生。衛華陽道：「他銳氣如此，殺矣。你乘夜去回他信，道見便見了。說起你的言語。」他道：「馬不進，買良為賤。秀媽陷烈為娼。他若知過，我便饒他。他若不知進退，就要告他。二罪俱發。步賓走去，將此言回復秀媽。」秀媽道：「他如此聲口，我還該怎麼？」

步賓道。他是不怕事的。若一經官。必要弄出當年落水根源。就是不問根源。也要費錢費鈔。不知費了多少。不如知鬼就鬼。自己上門去求衛華陽。他是大頭光棍的主兒。輸軟不輸硬。你去求他。他便把前怨丟開。你若定要與他打官司。他銀子又有衙門。又執執。負一事。又未知鹿死誰手。我是不敢攙掇的。秀媽道。我自然要去求和。將甚麼與他抵敵。但去求他。要仗步翁撮合。步賓道。這不消說。我今且去。明早再來。秀媽道。天色晚了。就在我家華榻。明日好商議行事。步賓也就住下。來生久候不至。華陽道。老步不返。大事濟矣。明日秀媽必來求和。須要如此如此。東生道。領計。到了明日。秀媽叫保兒。辦四個攢盒。同步賓來到衛家。着人通報。只見衛華陽出道。不知秀媽光降。有失迎候。秀媽道。驚動起居。禮畢。上陽道。請問秀媽到此。有何事故。秀媽道。聞知我女兒要嫁東相公。特來覓衛老爺作伐。成兩家之好。華陽道。他打點與你。共越交兵。你反要與他結秦晉之好。秀媽道。妓女從良。是極美事。我又不作半个難字。東相公怎麼要告我。想是疑老身有甚別腸。激出事來。我前日四處訪問。並無實信。昨遇步翁。說在衛老爺財上。故我特來覓衛老爺。成兩家之好。衛華陽道。秀媽還不知。就里起初令愛告了從良狀子。東相公就要出揭帖。我勸他且從容。看你那邊如何行事。再發未遲。今你來央我作伐。是求財卦了。待我請東相公出來。三面好說話。說罷。起身進去。邀出東生。東生見秀媽道。媽。

到此還是講和。還是開氣。秀媽道：要開氣便不上門了。我想翹兒原是好人。家兒女如今嫁了相公。可謂物得其主。我就十分舍不得他。也要割斷了。以此來央衛老爹作媒。把女兒嫁你。衛華陽道：東相公。秀媽今日一詞不發。反來央我。這是个識時務的女丈夫。你也要把那付肚腸丟開。該替翹兒贖身。秀媽你既來。修好你那馬監生討他為妾的。文書要還他。另加一張。你起筆與他的婚書一邊交銀。一邊交契便了。秀媽道：身錢之外。再加一倍罷。東生道：他接客三年。超過十倍不止。我起初之意。原打點與你打官司。一兩也不與你。今日你既回頭。我便罷休。處一半與你贖契罷了。華陽道：一個要多。一個要少。都做不得准。只依他原價取贖罷了。約明日成交。便是說罷。分付僮僕取酒來吃。秀媽也斟保兒打開盒子。盪起酒來。衛家又搬許多般物。一齊坐下同飲。盡歡而散。次日秀媽同馬不進俱到衛家。衛華陽大開筵席。接了十大豪傑。當面復講一番。東生兌了四百五十兩銀子。交與秀媽。秀媽將四兩添。又加了五十兩。秀媽看得不是風勢。只得將原舊婚書拿出來。又寫一張得銀子文書。交與東生。東生道：不知此契可是翹兒的原筆麼。華陽道：今日少不得請翹兒出來謝。秀媽你便拿去。與他一認。就同他出來便了。東生道：有理。就拿契進去。不一時同羣翹兒至。一一見禮。秀媽道：我兒恭喜。你嫁了風流女婿。翠翹道：媽媽的洪福。馬不進也上前恭喜。羣翹默無言。眾人一齊作揖。

道。恭喜翹娘。今日頓出火坑。翠翹道。有勞列位。斂身而退。此日各家有事。畧飲數杯。分散而去。秀媽出了衛家門。想着翹娘這樣。越銀那里。再去尋這樣的掙手。兩泪交流。沒興而回。却說東生打發秀媽去了。拿一百銀子謝了衛華陽。點起紗灯火把。將翠翹娶到別室中。眾朋友都來賀喜。東生慚慚之願。滿未滿之心。甚是快活。自此以後。兩人情好日篤。相敬如賓。忽報東生父至。東生道家父來矣。旁人定有物議。不進見。然後同你去拜見。翠翹道。凡事小心。縱有篤責。亦宜順受。東人道。曉得。來見其父。其父罵道。你這蠢才。多大年紀。就去討小。討小已是不該。還去討妓女。你丈人是甚等人。你妻子是侯門小姐。若是曉得你討了小。激得山高水低。我怎麼曉得這氣過好。退還了馬家。萬事千休。若是執迷不悟。就告也告你退了。東生道。打罵孩兒。件件不辭。若辭退還為娼。孩兒体面何在。寧可殺頭。莫難從命。其父大怒道。你不聽我。我定要告你退了。東生道。官府自有官法。只有个斷娼為良。那有个斷良為娼的理。其父道。你這般嘴硬。我定要告退了。往外就走。恰好撞着知府經過。東正大聲叫屈。兒子逆親。知府聽了。叫帶回衙門。問是甚事。東正道。兒子討了一个娼婦。小的要他退還娼家。兒子忤逆小的。不肯退還。知府道。討了幾時。東正道。近一年了。知府道。那婦人在你家。曾做甚玷辱門風事麼。東正道。這並沒有。知府道。你兒子是甚等人。東正道。是無錫縣生員。知府道。既他是生員。娶

我怎麼曉得這氣過好。退還了馬家。萬事千休。若是執迷不悟。就告也告你退了。東生道。打罵孩兒。件件不辭。若辭退還為娼。孩兒体面何在。寧可殺頭。莫難從命。其父大怒道。你不聽我。我定要告你退了。東生道。官府自有官法。只有个斷娼為良。那有个斷良為娼的理。其父道。你這般嘴硬。我定要告退了。往外就走。恰好撞着知府經過。東正大聲叫屈。兒子逆親。知府聽了。叫帶回衙門。問是甚事。東正道。兒子討了一个娼婦。小的要他退還娼家。兒子忤逆小的。不肯退還。知府道。討了幾時。東正道。近一年了。知府道。那婦人在你家。曾做甚玷辱門風事麼。東正道。這並沒有。知府道。你兒子是甚等人。東正道。是無錫縣生員。知府道。既他是生員。娶

了他。又打發出去接客。相甚模樣。你為甚事。要拆散他。東正道老爺有所不知。他的丈人。乃吏部天官。妻子年方少艾。恐怕不能相容。所以叫他退了。知府道原來如此。且叫他來。待本府問他。看是怎麼。發一紅票。分付差人。叫東生員帶妻子來見我。東生原立在府門外。見了硃票。即時進見。知府道。你父親告你忤逆。你怎麼說。東生道。生員讀書知禮。怎敢忤逆。只為舊年娶了妓女馬翹為妾。今經一載。父親叫生員退還為娼。生員体面何在。那女子又不犯七出。已為良人婦。又落娼家。于心何忍。所以堅執不從。父親就道。生員忤逆了。知府道。這個自是使不得。請回自有裁處。忽見馬翹至。知府道。馬翹。那東正來告你。你退還娼家。你怎麼說。翠翹道。讀書之道。東家不要你。自然斷回娼家。你若不願。本府必要盡法。翠翹道。寧可法下死。不願復為娼。知府叫取柳來。道。打便饒你。要柳號一月。方不送入娼家。翠翹道。情願領老爺法度。即上了柳。東生趕上堂。相抱大哭道。我累你。我累你。知府道。你怎麼累他。東生道。生員要取他時。他已料及有此。不想今日。果如其言。知府道。果如其言。要算他是有見解的女子了。東生道。此婦不獨有見解。且深通文墨。求老爺開一面之網。知府道。馬翹既通文墨。何不以柳為題。本府曾見古才女。有以柳為題。做黃鶯兒一曲。甚是風雅。可即事咏來。如有可取。我便開豁你。翠翹聞命。就做成黃鶯兒一闕。

雖與木為仇。喜圈套中得出頭。感方圓。遮蓋全身醜。但有骨子羞坐井可憂。可憐泪痕流。不到衫和袖。謝賢侯。教人強項再不許放歌喉。

知府看了。歡喜道。此作比舊更喜。真是佳人宜配君子。永斷為夫婦。令左右開了枷。叫東正進來分付道。人家討了這樣好媳婦。是極難得的。你怕親家怪。不帶他回家罷了。你父子到此。也須諒情。翁婿怎麼管得這樣事。東正啞口無言。知府叫左右備綵旗鼓。花紅喜轎。雙雙送回東宅。東生翠翹拜謝知府玉成之恩。上轎歸家。好不興頭。未知二人後來如何。再聽下回分解。

金雲翹傳卷之二終

